

# 編織臺灣古典詩人的小日子

## Weaving the Everyday Lives of Classical Taiwanese Poets

文 | 施懿琳 · 圖 | 黃隆正



攝於1914年3月，南社社員在「固園」宴請從北京返台的連橫所留影，相片中共有33人一起角色扮演，連橫打，黃欣扮兒童，扮成貴婦，其他人則扮成武士、護士、小丑、刑警、和尚、小偷、士紳、尼姑、道士、藝妓、軍人等。

2019年臺灣文學館開始推動更貼近土地與人民的「臺灣古典文學作家口述訪談計畫」，這對已經在書齋「蹲點」多年的全臺詩工作小組而言，實在是水到渠成的機緣。我和我的工作夥伴之所以勇於承接訪談臺灣古典文人後代的工作，主要是植基於二十多年來（2001—2023）我們一步一腳印地蒐集、整理、編輯、校對近四百年的臺灣古典詩，也就是目前已出版了75冊，明年將完成總共82冊的《全臺詩》。接觸詩人留下來不同版本的作品，我們仔細地比對、編校，並協助臺文館建構屬於臺灣古典詩人專屬的「臺灣古典詩資料庫」，這讓我們對詩人的生命經歷、人際網絡、社群結構、地理分布、空間移動……有了比較清楚的掌握，也更深化了我們對臺灣古典詩人與詩，更全面的了解。但是，在文字的密林中探索，終覺有憾，我們期待有機會接觸到詩人更真實具體的面貌，重踏他們的足跡，勾勒他們的居所，了解他們的日常，認識他的親戚友朋，聽聞他的笑聲淚痕，感知詩人們曾經有過的生命溫度。雖然知道訪談工作，事前準備、當天訪問、事後聽打編稿，註釋補充相關資料，乃至重新以第一人敘述的觀點撰述訪談稿，相當費時費神，工作小組依然樂此不疲。

### 以固園黃家為起點

配合臺文館的區位，首先我們以南臺灣為範圍，探訪我們一直很感興趣，卻未敢涉入「深水」的固園黃家。日治時期固園黃欣、黃溪泉兩兄弟，以其在政商文藝界的活動力與影響力，在南臺灣形成重要的文學據點，溪泉子嗣黃天橫先生更是研究者極為敬重的文史界大老。

過去幾次探訪，都只能藉當前的小問題請黃先生提供相關訊息，並尋求協助解答疑惑（比如編輯《王開運全集》時，希望找到他在國語學校的相關資料），黃天橫先生的部分典藏雖有臺文館委託學者吳毓琪整理，但這也還只是冰山一角。其後，託現代網路資訊的福，我在FB看到黃天橫子嗣黃隆正、黃京華子嗣莊建隆，乃至以短篇小說、以文學賞析探索黃欣生平與作品的吳品瑜……那些精采的照片、生動的家族記憶，著實饒富趣味。

緣此，2019年起，我們的詩人後代口述訪談，便以臺灣文史界的新高山——固園黃家作為起點。我們仔細地閱讀黃氏兄弟的詩，以過去選編的《日治時期南社詩選》（2018）為基礎，掌握與黃家相關的史事和社群網絡，嘗試提出許多問題，請教天橫夫人陳瑤女士和公子黃隆正先生，甚至意猶未盡邀請了年邁的五姑、六姑（天橫先生的五妹德華、六妹瓊華）一起來憶述那會為府城重要文學據點的中西合璧庭園「固園」的空間結構、房舍特色、水榭池塘，更重要的是在這兩棟大洋樓、以及舊式的臺灣老建築裡，鮮活躍動的人們。那裡會迴盪著洪鐘般朗朗的笑聲、曾有過「兩座大山神明」的高聲對話（借用黃

欣子嗣黃靈芝的描述），有府城詩人在日式建築裡的擊鉢，池邊橋畔的歌詠，有南社詩人的變裝秀（南社嬉春圖）、有四川老書法家楊草仙的大城池洗浴；更有嫁到高門大戶，由千金小姐變成掌家媳婦的北一女高材生瑤女士，有嫻靜溫和手不釋卷的文學少女德華五姑，有妻妾間的微妙相處，有挑食又儉嗇的大官（ta-kuann）……受訪者未必讀過或讀懂先人的詩，但是，在他們細細的憶述中，詩歌裡的心魂一一被召喚而出，詩歌裡抽象的名詞，透過照片、透過口述，一一具象地呈現在眼前。訪談，讓我們沉浸在與詩人有著血緣牽繫、感情結結的親屬娓娓細訴中。儘管那佔地四千坪的庭園已然拆毀，透過訪談，藉由後人的回憶拼貼，我們終於在數年的徘徊瞻望後，有機會以詩歌牽引，以親情連結，慢慢地貼近日治時期南臺灣的文學堡壘。

以固園黃家為起步，讓我們深切地了解，詩人口述訪談計畫，絕對不只是詩的詮釋，不只是詩社群體活動的了解，而是詩人日常生活一絲一縷的編織。他們的形聲樣貌、生活起居、家庭關係、嗜好興趣，乃至他們的交友、他們的文學活動、社會參與、商業經營……都一一烙印在詩人的小日子裡。詩人群裡，有的個性豪邁大氣、不拘小節；有的謹慎細膩、行事穩健。他們有前清士子，日治後仍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備受尊崇（如趙雲石、林維朝），有跨足政商兩界的士紳（黃欣、陳逢源、王鵬程）、講授漢學的教師（吳子宏、趙雅福、吳初秋），有公務員（呂左淇、陳進雄、吳登神），也有醫師（顏興、吳新榮）、宗教家（林秋梧、呂伯雄）、書畫家（楊乃胡）、大地主（張禎祥），甚至有漢學女教師兼助產士（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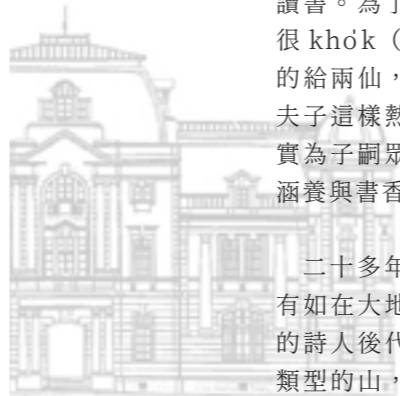
英)……不管以何種身分活躍在日治到戰後的臺灣社會，這一群人共同的特色是他們都愛詩、都寫詩。詩，是他們靈魂的安頓，是與外在世界交流，與內心世界對話的重要憑藉。它同時也是一種探向古代文學的繩索，俯瞰深井、眺望星空——好深的井啊！星子都美麗（借用鄭愁予詩）。寬遠遼闊的詩歌大海，可以任由他們泅泳；掬取與自己趣味相投的詩篇，打開時空的界限，與前人隔千古而相招，離萬里而同遊。詩，更與當代社會密相連結。舉凡故舊來訪、新知相遇，乃至庭園花開、商店開張、老母壽辰、喜獲麟兒……婚喪喜慶，弔古傷今，無不有詩。

得意歡喜時寫詩、憂傷憤懣時寫詩、煩悶無聊時寫詩、嬉戲玩樂時也不可無詩。古典詩到了日治時期，已不像前清詩人，使用那麼多的典故和深奧詞語。它平白如話，卻又比當時新興的白話詩更精簡。漢詩寫作的世俗化，對想要保留漢文化的臺灣民眾造成一定的吸引力。加上報紙、詩刊的推廣、現代印刷術的發達、鐵路交通的便利……這都是日治時期古典詩社蓬勃發展的原因。最近聽聞某友人，將文人無時無處不寫詩，比擬為現代人凡所到之處都要打卡發文，「我打卡，故我在」，確有幾分相似。詩人，尤其是某些創作力特別旺盛的詩人，參加詩會時，每每詩思泉湧，下筆不可收拾。於是除了自己的姓名之外，連妻子、兒孫的名字都借用來一起參賽。這涉及《全臺詩》要不要把那些詩收入詩人名下的問題，然而，這都要等到我們親訪詩人後代，才有辦法予以確認。

## 婚姻關係連結的社會網絡

訪問詩人後代，頗令人驚訝的是詩人家族透過婚姻關係，所連結的社會網絡，令人有撲天蓋地之感。以我們最近正在進行的鹿港詩人朱啟南次媳婦黃綉珠女士的訪談為例。黃女士出生於1928年，今年96歲。我在三年前第一次訪問她，驚覺她頭腦清楚、敘述生動。三年間三度拜訪，她犀利依然、風趣依然。因此有辦法鉅細靡遺地敘述，夫家與娘家兩大家族繁複的婚姻圈，而每一個家族重要成員的親屬關係、生平事跡，也都能清晰講述，如數家珍，加上她幽默趣味的敘述風格，讓訪談進行時總是充滿歡樂的笑聲。

對於終身以教讀漢學為業的朱啟南，黃綉珠生動地敘述了公公的「好為人師」：戰後初期，他一個月有十天到竹塘為當地的公務員講授漢學、十天回鹿港老家、十天舟車勞頓地到臺北金瓜石為在北的兒子、媳婦、孫子講三字經、四書、吟哦背誦唐詩。教室就在兒子的日式宿舍。通常是晚間十一點，等媳婦都忙完各種事務後開始講課，講到十二點、甚至凌晨一點（完全顛覆了「古人早睡早起」的既定認知）。有人睏了，只能偷偷抹萬金油，努力地打起精神跟阿公學習。這對清晨四、五點就要起床生火煮飯的媳婦而言，確實辛苦，但是，一家人似乎都滿心歡喜，積極學習。老先生睡到早上九、十點，悠然醒來後，媳婦已為他備好牙刷、洗臉水，等他用完餐，才趕快騎鐵馬上菜市場買菜。



每逢週六、日，更要召喚在山上的老三、老四，下山來到海邊的老二家一起讀書。為了鼓勵兒孫輩背書習字，原本很 khók（吝嗇）的阿公，能背一首詩的給兩仙，寫兩張書法的也給兩仙，朱夫子這樣熱心的帶動家庭讀書風氣，確實為子嗣眾多的朱家帶來厚實的漢文化涵養與書香氣息，令人心嚮往之。

二十多年來的《全臺詩》蒐集編校，有如在大地開疆拓土；四年前開始進行的詩人後代口述訪談，則彷彿攀登不同類型的山，有的高聳廣袤，如固園黃家（黃欣、黃溪泉）、臺南謝家（謝籟軒、謝星樓、謝溪秋）、新港林家（林維朝、林開泰）、鹿港莊家（莊太岳、莊幼岳）；有的看似平緩卻奇峭（如顏興外孫高崇文、李步雲孫李筱峰）。有的蒼茫悲涼（如呂左淇兒女、呂伯雄女兒的憶述），有的逸趣橫生（如陳逢源女兒陳璧月、朱啟南媳婦黃綉珠圖像式的敘述），有的雍容大度、溫柔平和（如王鵬程子嗣、



石中英門生）、有的獨具隻眼，能辨識前世代諸多詩人形貌（如楊乃胡子嗣楊智雄）……

## 撥開記憶的迷霧

臺灣古典詩人後代口述訪談到今年已進入第五年了。探訪詩人後代，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收穫。雖然，受訪者總是遺憾地說：你們來得太晚了，如果上一代還在的話，當會更了解阿公（或阿祖）……是的，人物的凋零，讓我們錯失了許多得以面對面深入訪談的機會，但是，只要有心，時代遙遠的子子孫孫們，如果能夠撥開記憶的迷霧，為我們概述敘先人的形影笑貌，能夠將先人的詩文手稿留存下來，甚至願意公開，乃至慷慨捐贈文物的話，我們的訪談工作就算完成了部分使命吧！

- 1 | 2 1 感情深厚的固園黃欣（左）、黃溪泉（右）兄弟  
2 楊草仙（左三）與黃氏兄弟攝於固園

### 施懿琳

彰化鹿港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研所博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文學系合聘教授。編有《全臺詩》至75冊（合編）、《臺灣漢詩三百首》（合編者余美玲）、《詩人的日常——臺灣古典詩人相關口述史》、《瓊園文酒遊藝塵——林子瑾詩文史料選集》、《曲水遺風韻事廣——吳鸞旂、吳子瑜、吳燕生詩文史料選集》、《賴和文學論》、《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吳新榮》等。學術專著有《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從沈光文到賴和》、《跨語、釘根、漂泊》等。曾獲第21屆碩漢文學特貢獻獎。